

成语典故里的运城³⁰

涿鹿之战：文明曙光下的盐池之争

□记者 薛丽娟 文图

涿鹿之战，是一场决定华夏民族命运的关键战役，可以说是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然而，在这场改写民族命运的战争背后，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却至关重要的因素——围绕河东盐池展开的激烈争夺。

长久以来，提及涿鹿之战，多数人脑海中会浮现河北张家口一带的涿鹿。但深入探究便会发现，其距离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的活动区域均近800公里。在以农耕为主的上古时代，两个部落舍弃耕作，长途跋涉去进行一场缘由不明的战争，显然不合常理。因此，这很可能是因口口相传而导致的地名重合。诸多迹象表明，涿鹿之战的实际发生地更有可能是在运城盐湖区蚩尤村一带，这一观点与盐池在战争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紧密相关。

盐，在上古时期的重要性无与伦比，不仅是维持人体生理机能的关键元素，更在食物保存和贸易往来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河东盐池，作为古代最早开发利用的盐池之一，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盐资源丰富，盐质优良，只需通过简单的日晒，就能得到大量食盐。如此优越的条件，使得盐池成为当时部落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命脉，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部落冲突的导火索。

涿鹿之战发生在距今约5000年前。那时，地震、水旱灾害频发，中华大地的各部落为争夺自然资源和扩大生存空间，纷纷离开故土，向中原这片肥沃之地汇聚。其中，黄帝部落、炎帝部落和蚩尤部落逐渐崛起，成为强大的势力。随着各部落人口增长和势力范围扩大，对资源的需求愈发迫切。河东盐池的巨大价值，使得各部落企图凭借武力夺取其控制权，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围绕这一宝贵资源的争夺，最终引发了涿鹿之战。



▲河东成语典故园“涿鹿之战”雕塑

沃之地汇聚。其中，黄帝部落、炎帝部落和蚩尤部落逐渐崛起，成为强大的势力。随着各部落人口增长和势力范围扩大，对资源的需求愈发迫切。河东盐池的巨大价值，使得各部落企图凭借武力夺取其控制权，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围绕这一宝贵资源的争夺，最终引发了涿鹿之战。

据《史记·五帝本纪》《龙鱼河图》等记载，蚩尤统领的九黎部落以牛为图腾，崇尚武力，麾下联合81个部落，势力庞大。他们掌控的河东盐池盐产丰富，为部落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凭借中条山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冶炼技术先进，打造的兵戈精锐无比。在当时部落联盟中，蚩尤部落实力

强劲，因而不服黄帝的统领。而黄帝部落奉行农耕文明，重视礼仪与秩序。黄帝心怀仁德，深受万民爱戴，被众人推为天子，秉持着替天行道的信念治理天下。于是，双方的军队在涿鹿（即今运城盐湖区蚩尤村一带）交锋，一场决定华夏命运的决战就此拉开帷幕。

战争初期，蚩尤部落凭借先进的兵器和勇猛的战士，占据上风，黄帝部落与之九战九不胜。蚩尤制造出漫天大雾，连续三昼夜笼罩战场，致使黄帝的军队迷失方向，陷入混乱。为扭转战局，黄帝拜风后为相，风后受北斗七星启发，发明了指南车，引带领军队突破迷雾。过程中，黄帝还得到了九天玄女、应龙、力牧等天神、贤臣的辅佐，传

授兵法、制作战鼓等，提升战斗力。经过长时间激烈鏖战，黄帝部落最终战胜蚩尤部落，取得决定性胜利，斩杀了蚩尤。传说蚩尤的血液流入解州盐池，化为浊卤，更为这场战争增添了浓厚的历史神秘底色。

上古风云起，华夏初奠基，涿鹿之战的意义远超战争本身，不仅是力量与勇气的较量，更是智慧与策略的对决。黄帝借此战巩固了在部落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其部落与炎帝部落联盟，九黎族人归顺，共同构成华夏民族主体。黄帝、炎帝、蚩尤各部落文化、习俗在冲突与交流中促进了百族融合，凝聚成华夏民族的雏形。“炎黄子孙”“黎民百姓”的称呼便是由此而来。

涿鹿之战围绕河东盐池展开，凸显了盐在古代社会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生活必需品，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尧舜禹建都河东一带、风后葬于芮城风陵渡、盐湖区蚩尤村留存等遗迹，均为涿鹿之战发生地提供了有力证据。作为这一历史见证者的河东大地，文明也在悄然孕育，融合了不同部落的文化元素。

这场战争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新篇，其蕴含的勇敢、智慧和团结精神传承至今，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时刻提醒后人在多元文化碰撞中求同存异、携手共进。回顾这段历史，今天我们也应认识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分配对于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性，汲取古人智慧，珍惜资源，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大河之东的一叶小舟 ——品味秦晓舟的诗词

山西自古被称为“表里山河”“一叶锦绣”。“表里山河”源于其独特地貌，“一叶锦绣”则指山西虽小，却是中华民族文脉所在，孕育了太多的诗词曲赋和锦绣文章。华夏文明看山西，三晋文脉聚河东。运城这里不仅有诗人王勃、王维、王之涣、柳宗元、司空图等，有众多的文化名胜如西侯度遗址、后土祠等，有四大名楼之一“鹳雀楼”，还有关羽的“家庙”和“祖庙”。

在这片文化沃土上，秦晓舟可能正如其名字一样，只是一叶小舟。可当你乘上这叶极具个性与代表性的小舟之时，会看到更美的风景和更大的气象。

他的《红石崖遥想》，“烟云浅淡黛痕深，红石崖中山万寻。洞底泉声如细诉，时空尽处有知音。”赋予红石崖生命与情感，使其成为倾诉者，结尾“时空尽处有知音”使整片景物更加生动鲜活了，有很深的意蕴。《莫高窟感怀》则刚健有力、气势磅礴，“穿透荒烟独得春”“俯瞰千佛千秋洞，清涤三生三世尘”等尽显风骨和气象，前者赋予作品深度和力度，后者则增添了作品的广度和活力。这不仅来源于诗人丰富的情感，更源于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新事物敏锐的观察。

诗是赋的，适合借酒兴高声朗诵，方显气势之盛；词是填的，适合花间月下浅唱离情，方显此时之感。唐诗如巍峨丈夫，宋词似敏感佳人，正是因为词在表达情感上的私密性和真实性，要洞悉它以“悲美”为主的审美倾向，就有必要了解当时词人的普遍心理，从而理解那些风花雪月背后暗藏着的哀伤寂苦。

□洪池

“古渡逢君意若初，秋波帆影岭云孤。欲邀汉月郇阳里，陈酿白汾狂醉无？”运城市诗词学会会长秦晓舟的这首七绝《古渡逢君》，古韵流淌，情真意切。

诗人将无尽的玄机掩映在有限的字句之中，其核心是“逢君”的欣喜，欲借助皎洁的“汉月”和陈酒佳酿的“白汾”来“狂醉”，驱散内心的孤寂，场面豪迈，颇有李太白之风。

而他的词《苏幕遮·红尘如梦》则风格一转，充满柔情与哀伤。“梦如烟，情若酒。又是春来，不见章台柳。”巧用唐代诗人韩羽和柳氏“章台柳”的典故，诉说“往事随风难聚首”的伤感。上阙的“竟使朱颜瘦”与下阙的“谁解相思扣”呼应得恰到好处，凄凉和无奈难以掩饰，“悲”“柔”“美”的情感特征跃然纸上。

诗是赋的，适合借酒兴高声朗诵，方显气势之盛；词是填的，适合花间月下浅唱离情，方显此时之感。唐诗如巍峨丈夫，宋词似敏感佳人，正是因为词在表达情感上的私密性和真实性，要洞悉它以“悲美”为主的审美倾向，就有必要了解当时词人的普遍心理，从而理解那些风花雪月背后暗藏着的哀伤寂苦。

这就是秦晓舟既是诗人又是词客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才华。

进行变化与创新，融入更多新的元素。令人惊叹的是，秦晓舟真的做到了。

他的《摸鱼儿·大雪感赋》最令人着迷的是意境。上阙描写大雪纷飞的严冬岁暮，“银湖玉岸苍茫处”“暖阁红炉，香茶雪藕，诗酒与君煮”。下阙表达情感，“心怀多少思绪”“冬深且把春魂顾”“愿共赏峰嵘”“同把岁华赋”。景色、物象、悉数登场，借景抒情，情景交融。

生命和世界，在诗人眼中是奋发昂扬的，充满了太多的可能性，充满了更多的挑战性，纵使亦有悲欢离合，那与凌云壮志相比，也是可以克服的小插曲，所以，才有“且将旧梦随风去，犹把豪情纵酒干。共盼山河春景秀，金蛇狂舞海天宽”（《元旦抒怀》）“沉吟往事几多载，豪饮乡愁九百樽”（《故园小记》）这样阔大气魄的句子。

而词呢？虽有超脱如“雁声千叠催行色，山隐枫红。霞隐梅红。漫把乡愁寄远空”（《采桑子·立冬寄怀》）的句子，但通观整首词的全貌，就不难发现，又满含似水柔情、一厢牵挂。

诗的“半榻霜痕半榻风，一程羁影一程鸿”（《行吟》），虽也是不得已，但更多的有一种为着心中宏愿奋斗的共勉。在其中，让人读了不由地产生一种感觉，好像毕业前恩师的赠语，同窗互勉。虽然也有淡淡的离别和惆怅，但更多的

是一种豪情奋发的憧憬——是离别，也是相约，后会有期。

而词中的离别完全是另外的景象，无论是情人离别还是异地怀人，很难见到催人奋发的语言，有的只是顾影自怜和归期渺茫的悲哀与伤感。词客在命运漩涡中的挣扎，像大漠中一缕袅袅孤烟，似乎不那么激烈也不那么苦痛，却让人一眼望去便产生挥之不去却又不知缘何而起的忧郁——这就是词中常见的“哀而不怨”的“拭泪厌倦之美”。

他能在两者之间驾轻就熟、游刃有余，这是过人的真功夫。

在互联网时代，像秦晓舟这样大力推广古典诗词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构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古典诗词作为民族文化宝库的精髓，汇聚了民族复杂细腻的情感，传承了绵延数千年的哲学思想、伦理观念与人文精神，是民族精神家园的构筑基石。

秦晓舟虽已过知天命的年龄，但诗词在他血脉中的那种炽热和鲜活，却是无法冷却，也无法消退的。正是对诗歌有着刻骨铭心的爱和无怨无悔的追求，他的诗歌才会欢快流畅得犹如泉水向着它的知音尽情弹唱。

“诗为友中宝，儒为席上珍。”秦晓舟本身就是一款美味，一道亮丽的风景。